

马玉田 著

人的研究与文学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I06
12
1

人的研究与文学

马玉田 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人的研究与文学/马玉田著. -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1997

ISBN 7-5302-0487-4

I. 人… II. 马… III. ①文学研究-文集②文学评论-文集
IV. I 0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7) 第 10773 号

人的研究与文学

RENDE YAN JIU YUWENXUE

马玉田著

*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

邮政编码: 100011

北京出版社总发行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0.75 印张 252000 字

1997 年 9 月第 1 版 199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500

ISBN 7-5302-0487-4

I·493 定价: 12.00 元

序

粉碎“四人帮”前，除了三年集中搞运动，四年“五·七干校”劳动外，我基本上在《前线》杂志社和《北京日报》从事编辑、记者工作；粉碎“四人帮”后的1978年，调入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当时叫社会科学研究所）从事文艺研究；1984年后，因为工作需要，被推到领导岗位。繁杂的事务工作，使我对文艺问题的系统研究基本停顿。好在我的工作和文艺联系密切，在碰到许多问题，产生了一些体验和感想后，也偶有文字见诸报端，只是很难做到对问题较为系统的探讨了。

初到社会科学院时，打算对某位作家的作品进行研究。进行了一段时间，感到这种思路有一定局限性：往往容易把目光仅限于某位作家作品，不能面对广阔的无限丰富的文艺世界；加之理论准备不足，面对一大堆具体材料，很难从中提炼出新的见解。此时正值粉碎“四人帮”不久，文艺理论和其它意识形态领域一样，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僵化的模式、严酷的禁锢被打破，各种哲学的、美学的观念层出不穷，国外的各种思潮大量涌入，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大好局面。这时我注意到，历史上多次争论的问题，在新时期又被重新提了出来。现在的争论和过去的争论有哪些同异？这些争论对文艺创作和人们的审美观念会发生什么影响？我对这类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于是放弃了对作家作品作具体研究的思路，转向了更为宏观的文艺理论研究了。

在涉足文艺理论领域后，发现仅限于对文艺问题进行研究，

是搞不出什么名堂的。文艺理论首先涉及到哲学、美学、社会学、心理学，离开这些学科的知识，文艺方面的许多问题都说不清楚，至少说不深透。而这些学科，犹如山洞里的宝藏，当我探身踏入洞口时才发现，它是那么璀璨多姿，而路途又是那么崎岖，荆棘丛生。我不能贪心太大，必须确定摘取的重点。这时我认识到，以上这些学科都有各自研究的对象，那么，它们在什么地方和文学艺术靠得最近呢？是人。文学向来被称为人学，不对人进行研究，所谓文艺理论的研究，势必浮在表面。于是我确定以对人的研究为突破口，结合文艺创作，对以上学科广泛涉猎，以便对文艺理论做些深入探讨。可惜的是，当我明确了这点认识，迈出了不大的几步后，便走上了另外的工作岗位，不能静下心来，朝着已经确定的目标大步迈进了。

对人的研究没有迈出几步，但对文艺理论方面的一些问题，我还是尽力做了些探讨。严格地说，这种探讨始于粉碎“四人帮”之后。

“四人帮”独霸文坛以及在他们之前已经形成的许多“左”的理论观点，早就激起了人们普遍的义愤。“四人帮”被粉碎，人们没有了那么多顾忌，开始清算“左”的理论主张。当时，涉及文艺理论的所有问题，都被重新提出来审视，形成了热烈的争鸣局面。但在某些问题上，感情的偏激替代了科学的探讨。比如，关于人性、人道主义、异化诸问题的议论，明显是针对“十年动乱”时任意践踏人性，蔑视人的价值、尊严，没完没了地批判人性论、人道主义而发的，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这种议论，与其说是科学的研究，不如说是对“四人帮”践踏人性的一种抗议，很难够得上深入和深刻。其它诸如真实性问题、典型问题、主体性问题等等，有的议论也或多或少地带有这种偏颇。面对这种状况，我要求自己对问题不能以偏激的情绪替代科学的研究。这样写出的一些理论文章，恰如一位朋友所说：左

的看它右，右的看它左。是不是这样一种情形，读者自然会得出恰当的结论。

“文化大革命”前我也发表过一些文章，那多数是应景的东西，除两篇随笔外，都没有收入这个集子。这个集子中理论文章占绝大多数。另外一些短文，也和文艺相关，在报刊发表时，编辑部给加了“文艺随笔”的刊头，姑且就叫“文艺随笔”吧。我到北京市委宣传部工作后，曾和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的张建业教授主编了《十年文艺理论论争言论摘编》一书，在每一个争论问题的前面，我们都写了简要的评介文字，现在把它们连缀在一起，对读者了解十数年文艺理论论争的概貌，可以起一种提示作用。我整理发表的有关“典型”等问题的论争资料，相信对从事理论研究和教学工作的朋友，有一定参考价值，因此也收在集子中。此外，几十年中，也发表过一些杂文、散文一类的东西，单独出一个集子必要性不大，挑选了其中一部分，也放在这个集子中。

我已年届花甲，到了退休的年龄。我认为把人的研究和文学创作连结在一块进行探讨是很有意义的。今后，若身体等方面的条件许可，我将沿着这个路子走下去。

北京市委宣传部的老同事，对这个集子的出版给予了关注，新闻出版局给予了切实的支持，我对他们深表感谢。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本有关文学创作、文艺理论与文学评论的论文合集。书中既有对真实性、典型性与主体性等文艺理论问题的专章探索；又包括作者对当前的文学问题、文艺现象的认真思考。整部书从人的研究出发，对文学作了细致的研究，文字轻松、顺畅。

目 录

序.....	(1)
人的研究与文学.....	(1)
提高人文科学水平的断想	(19)
法规与自由	(30)
我们的文艺应从何处寻求理论指导?	(34)
文化学的研究应着眼于提高人的素质	(38)
有关文艺理论论争的提示	(40)
“典型”问题的探讨和论争.....	(66)
文艺创作反映社会本质的争论	(85)
关于“二革”创作方法的争论	(93)
艺术真实十题	(99)
由《老舍论创作》谈及北京文学的地域特色.....	(164)
繁荣文艺与正确对待西方现代派.....	(181)
文艺创作中有关时代的三个问题.....	(194)
社会主义新人塑造的几个问题.....	(208)
生活实际和塑造新人.....	(222)
谈谈文艺创作表现感情的问题.....	(230)
文艺不可能脱离政治.....	(239)
有关文艺反映生活本质的几个问题	
——评王若望的一个论点.....	(242)

现实主义的胜利·····	(253)
我心目中的“精品”·····	(258)
对文艺团体摆脱困境的一些思考·····	(264)
由听山西梆子想到的·····	(271)
从小见大·····	(273)
艺术家与荣誉·····	(276)
说说“感觉”·····	(279)
有关“定向戏”的感慨·····	(281)
侯耀文的“说”和吴琼的“唱”·····	(283)
说改编·····	(285)
文艺离生活近一些·····	(288)
诸葛亮该不该有胡子·····	(290)
一次有意义的尝试·····	(292)
《京都纪事》得失谈·····	(294)
一则笑话的启示·····	(296)
写个不孝之子如何·····	(298)
《大院》赞·····	(300)
永远怀念·····	(303)
把话说回来·····	(307)
贤哉子皮·····	(310)
评江青捉“特务”·····	(312)
从“句子断了”说开去·····	(315)
栽花与栽刺·····	(318)
为什么有些事办不好?·····	(320)
谈谈“洁身自好”·····	(322)
“油”不得·····	(324)
由戒烟之难而想到的·····	(326)
陈祖芬口碑不错·····	(328)

访鄂伦春札记..... (330)

人的研究与文学

人何以成为研究的热点？

目前，理论学术界对人的研究，形成了一种热潮。哲学、美学、文学、心理学、文化学、伦理学、未来学……都从各自的角度，在探求人的奥秘。

人是什么？解剖学曾对人的尸体进行过解剖，实验心理学曾对人的精神活动进行过实验，未来学曾对人的未来作过预测，文学被称为“人学”，对各类人物的心灵作过揭示，哲学更以高度的概括，对人的本质进行过探讨，但人毕竟太复杂了，以致我们还没有完全揭开人的谜底。

人在目前之所以成为众多学科研究的对象，除了人十分复杂之外，是和现实生活的发展，政治形势的变化分不开的。粉碎“四人帮”以后的70年代末80年代初关于人性、人道主义、异化诸问题的议论，明显地是对“十年动乱”时任意践踏人性，蔑视人的价值、尊严，没完没了地批判人道主义而发的，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这种议论，与其说是对人的科学研究，不如说是对“四人帮”践踏人性的一种抗议，自然很难够得上深入和深刻，但是有关人的不少问题，诸如人的价值、人的尊严，人的幸福，人的自由等问题，毕竟醒目地提出来了。嗣后，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对外开放政策的实行，一方面简政放权，商品经济有了发展；我们的改革与四化建设，不是封闭的，是一个开放系统，与世界各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它不只以社会

主义各国为参照，也以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为参照。从某种意义上说，它超越了产业革命阶段，而径直迈进了电子和信息革命时代，必将给人们的观念乃至整个社会带来重大变化。变化之一，或许如美国未来学家托夫勒所说：“产业革命以来由于批量生产而形成的大众化时代即将结束，一个以个性化为中心的所谓脱大众化时代正在到来”^①。这时人们的自主、自立、自由意识自然会增强。另一方面，随着对外开放的实行，中外交流的增多，中国人和外国人比较的机会多了，对比中自然也发现了中国人的性格、素质的许多弱点。同时，生活节奏的加快、现代科学技术的广泛应用，商品经济的发展，不但对人提出了知识更新的急切要求，而且对我们传统的价值观、道德观、幸福观、自由观、伦理观、审美观提出了全面的挑战。不应战是不行的，不应战就处于被动；不改变也是不行的，不改变就会被时代淘汰。令人欣慰的是，在时代的挑战面前，我们的理论学术界奋起应战了。因此，主体性的提出、人的超越性的阐释、人格问题的研究、“自我实现”的探讨，凡此种种，理论上的偏颇漏洞也好，照搬了西方学者的一些理论观点也好，形式上带有较多的思辨色彩也好，但它究竟适应了时代的要求，力图回答现实的问题。单就这一点，就应给予热情的支持。并且，我相信，各种学术观点，理论主张，对人的发展，只起着有限的作用，起决定作用的，还是生活的发展。生活，客观的生活自然会把人们引导到他们应该去的地方。和现实生活发展相一致的理论，根植于现实，引导人们前进的理论，会葆其青春，和生活相背离的理论、观点，终究会成为一现的昙花。

对人的研究应该掌握一定的理论武器。事实上，几乎所有对人进行研究的文章，都有自己的理论根据。马斯洛的需要五

^① 《光明日报》1986年12月19日

层次论，黑格尔及青年黑格尔派的“自我意识”，费尔巴哈的“普遍的爱”，弗洛伊德的“潜意识”，荣格的“集体潜意识”，尼采的“超人哲学”，以及《第三次浪潮》、《大趋势》中的许多观点被广泛引用，有的成为某些文章的立论根据。我一向认为，凡流传下来和正在流传的理论著作，也许其理论体系从总体上说是错误的，但总不乏启迪人们的真知灼见，并且，时代对这些理论，是有其选择性的。因此，一些同志在研究人的诸多问题时，引用上述哲人一些理论观点，或干脆用其中的一些理论观点作为自己的立论根据，并无不可。但就我阅读过的一些文章看，似乎有一个共同而明显的不足，即研究人的时候，竟冷落了马克思。当然，也不是说他们不引用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的片言只语，但一种是实用主义的。例如讲人的自由，一会儿引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那段强调“只有在集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的话；一会儿引用《共产党宣言》中“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话，这不但造成了马克思和马克思打架的局面，更重要的是，离开了马、恩他们说这些话的历史背景和确切含义，不加分析地强拉硬拽到我们的时代。另外，也有些论点，用的是马克思的话，却为我所用，掐头去尾，违背了马克思的原意。自然，通篇文章见不到马克思影子的情形也不少见。这样，就自然提出了研究人的时候如何全面、准确地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问题。

人的受动性和能动性

应该说，马克思、恩格斯的一生，对人的问题是进行了精心研究的。可以说，没有对人的深入研究，也就没有唯物史观的创立。马克思、恩格斯对人的研究，有几个鲜明的特点：第一，他们总是把人放到一定的历史条件下、社会关系中进行研

究；第二，他们从来不离开人的实践来孤立而思辨地研究人的精神世界。费尔巴哈笔下的人充满了友谊和爱情，马克思、恩格斯斥之为抽象的人，原因就在于费尔巴哈的人不生活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和社会关系中；黑格尔及青年黑格尔派把人定义为“自我意识”，而不是把自我意识看做人的自我意识，因此，马克思把他们的学说说成是思辨的哲学。现代人所处的环境、认识能力和掌握的科学技术和过去的人有很大不同，当然应当拓展人的研究领域，但马克思、恩格斯研究人的上述基本原则，至今仍有指导意义。

当前，不少学者强调人的个性发展，强调“自我意识”，“自我完善”，“自我实现”以及人对人的自由自觉本质的占有，一句话，强调人的个性、能动性和个人的精神力量的巨大威力，而贬低甚至否定人的群体性、受动性。如果单从政治的角度讲，这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第一，这是对过去强调阶级性，忽视人性，强调群体，否定个体，强调统一意志，否定个人自由的一种反思与批判；第二，强调人的自主、自立、自由，以致充分发挥每个人的活力，是体制改革的需要；第三，中国传统的封建思想道德、自然经济形成的各种观念影响太深，确实需要有人大声疾呼，以对之形成一种冲击；第四，什么弗洛伊德啦，马斯洛啦，过去许多人很少听说，一开放，全知道啦，这犹如一个封闭的房屋，突然透进了一些新鲜空气，自然使人感到清新与舒展。正是由于以上种种原因，上述的各种观点，特别受到一些人，尤其是青年人的偏爱。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你提起马克思，有人会说你“老正统”、“老保守”，不但马克思被冷落，连讲讲马克思的人，也似乎有理亏心虚、无地自容之感。

但是，马克思主义毕竟是科学。在人的研究上，西方近代的、现代的许多学者，虽然有许多真知灼见和片面的真理，但从总体上科学上说，还没有哪个超过马克思。

马克思、恩格斯把人称作“社会的生物”，^①总是把人放到一定的历史条件下、社会关系中，当作实践的主体来进行研究的。他们不是只讲人的能动性一面，而是十分科学地既讲人的能动性，又讲人的受动性。马克思指出：“人作为自然存在物，而且作为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一方面具有自然力、生命力，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这些力量作为天赋和才能、作为欲望存在于人身上；另一方面，人作为自然的、肉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和动植物一样，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②。

人作为社会的生物，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和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中生产、生活和思考。在这种环境中人只有能动性而没有受动性，是不可思议的。就人的认识能力说，不能不受到生产力和科学技术发展水平的制约；就人的实践活动说，不能不受到社会关系的牵制。在生产力和科学技术发展水平很低的历史阶段，人们主要是靠着肉体感觉器官直接地感知外界事物，自然界和社会上存在的许多现象，人们或者根本不知道它们的存在，或者给予了非科学的解释。只是到了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今天，靠了精密仪器的发明和使用，一些微观和宇观领域，才逐次被我们所认识。即便如此，人们对单个的原子、基本粒子等发出的信息，不管用肉眼还是高倍显微镜，还是不能观测到，须通过某种介质，把微观粒子的信息变成介质的客观信息，方被人间接地感知。现今人类尚不认识的东西，不知还有多少！古希腊的哲学家赫拉克利特、德谟克利特等提出的摹仿说，自然是一种直观的反映论，不过在他们所处的时代，有这么一种认识，也就很不简单了。至于人们的实践活动，由于在一定的社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66—168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67页

会关系中才能进行，因此，正如恩格斯所说的那样：“任何一个人的愿望都会受到任何另一个人的妨碍”，因而“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融合为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①即便是再大的权威，实际上也不可能不受任何限制地为所欲为。我们1958年搞大跃进，说什么“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且不说这种口号当时就遭到许多同志的反对，而且没过两年，就受到饿肚皮的惩罚。因此，在研讨人的主体性时，只强调能动性，忽略或否定受动性，势必导致唯意志论。

也许有的人会说，马克思、恩格斯的话当然不错。作为在社会生活中行动着的人当然既有能动性，又有受动性；但一旦进入精神生活，如进行文艺创作和艺术欣赏，就天马行空般毫无遮拦地完全自由了，并把这说成是人对人的自由自觉本质的占有和对现实的“超越”。这可真有点类乎当年德国“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想法。德国“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标榜一种以内在人类本性的意识即理性为基础的理想的社会，这种社会以意识的意识，思维的思维为基础，但是，他们忘记了“不管是人们的‘内在本性’，或者人们的对这种本性的‘意识’，‘即’他们的‘理性’，向来都是历史的产物”^②。“理性”是这样，带有纯粹“精神生活”色彩的宗教，也“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只不过这种“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的形式”^③而已，即便是以为在文艺创作和欣赏中人便绝对自由了这种想法，若没有现时的政治清明这个外部条件，恐怕也是难以想出来，起码是难以公诸于世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8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67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341页

自然，文艺创作和欣赏，相对来说，思想上自由驰骋的余地要大的多。它可以想象、夸张、虚构，但这都是在抓住事物本质的基础上进行的，不然，势必离谱。在这个问题上，鲁迅说过一段大家都熟悉的话：“描神画鬼，毫无对证，本可以专靠了神思，所谓‘天马行空’似的挥写了，然而他们写出来的，也不过是三只眼，长颈子，就是在常见的人体上，增加了眼睛一只，增长了颈子二三尺而已。”^①文艺欣赏亦如是。一个人在欣赏一件文艺作品，只要他不说，不写，只是坐在那儿读和看，便可以任凭自己的精神自由活动，但他总会受到业已形成的政治观、道德观、审美观的摆布，也说不上什么绝对自由，这是我们每个人都曾体验过的事情。

这么说来，人岂不是一点能动性也没有了吗？当然不是。马克思说：“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所以，结果竟是这样，和唯物主义相反，唯心主义却发展了能动的方面，但只是抽象地发展了”^②。那么，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人的能动性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第一、从需要出发演变而成的人的意图，是人的能动性的一个主要表现。动物也营造，也活动，也搏斗，但只有人在“劳动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就已经在劳动者的表象中存在着，即已经观念地存在着。他不仅使自然物发生形式变化，同时他还在自然物中实现自己的目的，这个目的

① 《鲁迅全集》第6卷第175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6页